

麻城縣志卷之十

知縣事漢上屈振奇纂修

□藝文志下

記

題名記

李正芳 邑人

成化十三年歲在丁酉冬十二月朔西蜀劉公應乾以名進士來令吾邑公先令浙之餘姚六事允修而賢聲大著今令吾邑猶前日也一旦視學宮閱科舉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一

題名碑而名已遍矣因與縣尉具公暨邑博劉公聚首而籌度之日去秋鄉榜七人今戊戌春榜三人咸無題名處况科目盛事將來者尤不可以計數可不再勒諸堅珉以繼之二公遂起而揖曰此正予輩欲言及者於是命工礪石走幣徵子文爲之記予竊惟自古文人之生固因乎山川之秀而其名賴托以傳者則貴過乎豪傑之士也故嵩嶽生申甫而功名蓋世閩蜀遇常袞文翁而科名大顯蓋有不偶然者吾

邑在汴河之南漢江之非前有龜峯之峻技後有鳳嶺之巍峩人才之生固有自矣脫無豪傑作令以振動之則不朽之名何所賴耶矧吾邑自國初來出自科目殆百餘人有長內臺者有伯外藩者有叅大政者有副憲者有僉憲者與夫職黃門居部署擢侍御典光祿佐天下之郡令天下之邑司天下之教者後先相望然今之山川卽昔之山川也在昔鍾有其人今豈無其人歟碌碌焉不題其名則後將何述劉侯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二

下車之初作興士氣猶先急乎此可謂達政而知務矣後之學者覩是碑思師前人之學仕者誦斯文思師前令之心謂非侯惠遺可乎然則侯用心之仁其深且遠哉史載循吏以六事克舉者蓋六事之首也不可無記因其請特書之僭刻諸石

重修儒學記

劉采邑人

麻城古號名邑國朝經術文章尤盛豪傑俊偉後先相望蓋萃靈毓秀繫乎學宮學在邑東南肇基大河之岸河水衝激岸輒崩學宮被浸沿久敝圯太甚棟撓瓦解柱歌墻傾壇宇墊爲沮洳門廡鞠爲茂草目之罔不心惻然未有一致斲者靖川陶君至卽毅然以爲己任諮相故區會計申畫迺委諸壽官某發贖金若干程諸匠作鑿石伐材補河堤以固基址築藩垣以立範圍整撤舊葺華藻完固則明倫堂三楹文廟三楹敬一亭三楹創造新美宏敞壯麗則儀門三楹東西廡各九楹東西齋各六楹學門三楹鄉賢祠三楹工始於嘉靖癸卯八月朔二日至甲寅五月十一日畢過者巴然改觀易昔慢易爲歛畏莫不頌君之贄且勞也由是諸生請紀成於安峰劉氏曰夫學所以養士也賜嘆安仰商云居肆有以也矧學之頹也久矣豈前此有司悉愒於是智疎者經理弗給力

匱者處置尤難陶君德備義周勇於任事勞心苦行不肯碌碌從俗苟安而其才猷又足酬所志簿書之口披搜教籍日進儒生坐談道奧勤課校隆賞勸士子翕然向風且數十年之廢一旦而興神靈既妥師模益振益得所依矣自今二三子垂神鼓篋優游其中顓志肄業究體達用將文采炳蔚事業輝煌俾後有考吾邑之學究文物所從來陶君功德可容晦歟君浙寧波鄞縣人諱天忠字舜佐號靖川以庚戌蒞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

縣事廉靜無求政務畢達蒞茲二紀弦誦聿興嗣是陟崇都要有不大遂施措興廢舉墜救偏補弊以維新斯世也哉

文侯重修三老堂記

周思久邑人

成化間吾祖觀察使孔明公與方伯李公彥碩督學僉憲董公宗南束髮結好以風節相砥礪及登仕版歷藩臬遂飄然冥舉先後請老於家投閒養恬意在人外澹如也維時蜀朱侯則川宰吾麻至則敦禮三

公謀多就之以故朱侯治行稱最焉御史大夫吳公  
行部至問侯所以治狀侯對曰下走吏何能唯是二  
三大夫之訓吳公擊節歎曰有以也夫士抽簪而猶  
不忘世豈不賢乎哉顧三公春秋高令倘亦有懿侯  
舍蓋公之意乎侯敬諾爰卜邑迤西隙地一區築舍  
舍三公顏之曰耆英堂自是侯有大政則延三公登  
堂而問焉以爲常後三公云亾堂就圯遺址鞠爲茂  
草迨今百餘年未有修復之者文侯舜階始掃而新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

之易今名曰三老堂而因屬記於予予惟憲老乞言  
占之道也乃輓近之爲吏者大都束檢桺礪廉隅勾  
□於簿領筦庫之間不者或窺承當轄風旨爲名高  
朋求師質顧迂視之豈知親賢則益好問則弘單智  
寡聞者道之所不載也今朱侯行古之道文侯聞其  
風而悅之益求光昭前列堂成出教令凡學士大夫  
以公事至者皆得停車繫馬於此以時諮諏焉是侯  
蓋以三老望人人矣則凡登是堂者有不愧然想其

爲人思以作求之歟然進言在人擇言在心心苟虛矣卽街談巷語亦有可裨治理者不則雖使端木說辭鄒軻持籌而辨之亦安所用哉昔子賤宰單父求五人事之而稟度焉以故不下堂鳴琴而治夫子賤在孔門負墻之列其學摩之深矣乃爲宰猶必求助於五人則學之交相資也侯振纓稽古敦素秉貞其嚴不苛其寬不縱有和平之軌焉而侯方□胸然求之人不以自足是侯之志念深矣顧予迂□無能繩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六

祖武追配前修奉侯擘畫萬一乃吾黨學士大夫素自所期信者豈在單父諸人後耶誠反而思之求所以助侯者何在則庶幾哉交資之義乎而後無負於侯作新斯堂之意

李卓吾墓記

劉侗

卓吾名贇字宏甫溫陵人以孝廉爲姚安太守中煥外冷強力任性爲守日政令清簡公座或與髡俱簿書之間時與叅論又輒至伽藍判了公事人怪之踰

年入雞足山閱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人疏令致仕  
歸初善楚黃安耿子庸遂携妻女客黃安曰吾老矣  
得一二友以永口吾樂之何必吾故鄉也性癖潔惡  
近婦女無子亦不置妾後妻女欲歸趨歸之稱流寓  
客子自是叅求乘理剔膚見骨少有酬其機者人以  
爲罵又怪之子庸死遂至麻城龍湖築芝佛院以居  
龍湖石址潭周遭至必以舟而河流沙淺外舟莫至  
以是隔遠緇素日獨與僧深有周司空思敬語然對

之竟日讀書已復危坐不甚交語也其讀書也不以  
目使一人高誦傍聽之讀書外有三嗜掃地湔浴也  
日數人膺帝具湯不給焉鼻畏客氣但一交手卽令  
遠坐一日搔髮自嫌蒸蒸作死人氣適兄侍者剃遂  
去髮獨存髭鬚禿而方巾先是論學不合者愈怪之  
以幻語聞當事逐之時劉左轄東星迎之武昌梅中  
丞國楨迎之雲中焦翰譔竝迎之秣陵皆暫往無何  
復歸麻城著藏書焚書又爲梅中丞者著孫子叅同

成先是有與中丞構者幻語又聞當事又逐之至火其居於是馬侍御經綸迎之通州至與馬公讀易每卦千遍一年而九正易因成時欲老盤山會當道疏上指爲妖人逮詔獄尋得其實議發還藉矣曰我年七十六作客平生何歸爲遂以薙髮刀自剄馬公痛哭曰天乎先生妖人哉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髮棄髮其後一著書老學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乃牧葬之葬之通州北門外迎福寺側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八

重修儒學記

周 損 邑人

維邑前爲定州爲亭州爲陽城其址皆非今麻城址麻城之城始五代麻將軍胡秋所築宋以後沿之不改也縣治前稍東五百餘步爲學宮城雉薄宮墻門俯青溪素礫修渚引溪爲環泮水不假鑿也溪上曾巒聳翠左柏舉右白臬峰壑千萬狀毋論晴雨嵐光皆到門後隱平岡如列屏几岡上五華鳳嶺諸山崛起與溪上巒對峙儼然秀麗區也學宮舊制聖殿明

倫堂尊經閣東西廡啓聖先賢名宦鄉賢祠博士廡齋舍備矣創自有宋至明恢閑補葺稱壯觀先是邑尠以功業顯蹟及以文章著名者顯著白明始故老相傳以爲興崇學宮之效云逮崇禎末年之亂頽敝圯落者過半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干薪刈其下楚炬焦土求如靈光獨存蓋亦難矣

上定鼎八年親政謁聖敦儒崇太學以樹教本近以文章高下寓內士畫脂鏤冰相顧自失禹航王侯蒞邑麻城縣志

卷之十

九

而景陵陳君酉陽邵君司鐸濟美首議重修學宮于時候捐壁上魚二君出盤苜蓿凡士子執一摯間難悉貯之以厝置物料而邑人慕義助輸絡繹三年山林未聞有丁七之聲伐木并閤未見有翛翛之羽鳩工而規制忽還舊觀擬之雲屋天造非匠者功蓋侯雖

興朝宰邑第四人而勤政久任視邑事等家事實開創第一人也若考作室肯堂構弗棄基二君又鴻儒人

倫表帥分麻□如韓公來爲祭酒則國子□□寂莫  
故有是績時肫旣望落成諸生再拜前致辭曰初郡  
城火黃岡首建文廟是歲得大魁茲經營猶將過之  
侯進諸生升堂詔之曰麻勲名麻自有耳吾何最哉  
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惟文章也

上方釋金戈弄柔翰每以南土人文浮靡不宗先聖之  
術爲憂

御製楷模之臨軒釐飭之意得經明行修之士同治此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

天下耳夫文章者原本五經也詔命策檄生于書序  
述論議生于易歌詠賦頌生于詩祭祀哀誄生于禮  
書奏箴銘生于春秋惟原本經術故能使精義霞開  
揆辭颺起匪曰蘭芷不自朱藍何由變情遷質哉吾  
崇修學宮欲使麻士瞻仰雲章知國重聖術哀然經  
學以應旁招耳凡風俗所好尚觀其所營建而知之  
也凡邑旂竿寶樹知好尚者浮圖道觀桃花知好尚  
者黃白川巖別墅相望知地有幽處城市臺榭交錯

知地有貴遊儻采風問俗輶車入邑覩茲學宮巍煥  
雖欲不以令爲崇聖術不可得也麻士過學宮改觀  
雖欲不駭目不自顧所學亦不可得也此吾之志也  
夫詣生再拜謝曰謹受教于是以重修學官之績及  
侯之言也而記之

立浪園記

曹胤昌 邑人

黃輿碧落浪人所居遊也處□寥廓之觀而園焉則已陋竺天瀛島心緬以清卽至焉一乎淨濁之致而□焉則已拘頤鯨犇濤立矣九蓮三山反在地中浪人有不得避姑取超有不能一姑取寄云淵明菊和靖梅屈蘭王竹戴顓鸚舌弘景松聲因性所近而取適焉二氏所稱洞天福地肺絡相連非還丹子不得至□都王京之下三十六天皆實有城闕居人垂裳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二

受吏至聖大賢處之浪人旣鮮飈渡之津滯羽樊中拔天無計居旣不敢卜山亦不敢深居偶山山偶園然金谷也奢土室也隘壙也哀窩也恣園焉斯可爾園而立浪者浪松也萬松摩霄骨撐髮豎其有立之義抑悲風激盪中猶有未撼者存乎是有異焉園山也取致以水水溪也取致以池以泉松園也取致以竹以古藤以雜種之樹以遠望之茶山環於石石園也取致以艸屋以土坪巉崖複洞□欵□也取致以

回廊以脩堤以濶坂朝川也疑暮晴而雨色四時也  
疑一暄萋霜而鷗歌雪而蕉影初從岸庵出雲竇□  
一線溝猱鳥道爾捫蘿蹲塹壁緣薜荔墻入立浪園  
門晶曠若行野石虎之鬪矣松則龍而馴鬪不勝馴  
也曰馴龍衍磴而栢丁□雨折而蕉扇扇雲出石竇  
隔筠籬望文石半背牧西子濃抹澆背一驚矣蒼蒼  
者梅僂而不敢索其笑亭亭者梧過而不暇據以吟  
千坡陀循半規池咫尺閨蓬宮闕不得渡又上而坡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又十二

下而亭矣藤篁蒙菁萬葉交影人浸葉中水怒葉下  
風泉壯亂語不得聞津橋而西則桃花泊榜燦然山  
參差桃七先後花然洞光谷影霞片水聲西湖柳堤  
秦淮葉渡煙中閣鏡中山昔年畫舫紅夢入此盖依  
稀近之泊而竇竇而水亭泓其伏流而出者乃反磯  
激魚頭頭影荇藻不可得漁然柳絲拂水輒亦驚竿  
竇以上皆平臺種梅而郵其左則雪山之頽也界天  
□道矣□濤而□其右則張毅萬松其未燹火焉葱

葱茫茫其古懷襄其未平也周視徑窮矣旁瞰石背  
有隙摩身背以入如鼠穿竇曰文石峽也越石橋藤  
蔓陰森九天銀河窺蔽其外過破袖亭沿塘塍到谷  
莊似人間籬落紆棧閣入縮虹廬又一洞天矣西折  
徑松風而上蹲肝雲十鐵蓮半覆恠樹生石腹石髓  
滴□鳥動人憤衿魂醒骨冷其古僊服炁之巖循巖  
而南陟嶺麓則龜峰鴈石襟帶間攝其翠色河縷白  
而逶迤以西千里盡望下坐石舫內虬虎以爭外波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三

瀾斯遠近而几案度則嚮晶曠馴龍衍也大抵部署  
因其自然歷亂序於思理喬木千章澗池工匝石族  
而扃呂文呂恠以寢以飛以讓呂闔出半二石特詭  
秀壁者坐而橫紫蘿冠錦苔帔春朱花秋紅樹簪夏  
綠雲步障石而玉女丈而秀以文乎伏者削而案蕩  
與繚則虎而圈沼與臨則牛而飲蕉與覆則鹿而夢  
矣□履筇薦櫬席枕每月明夜深主人獨嘯輒不意  
□□洞簫石底潭之背峽之旁亭閣之照竹依松驚

魚疑鳥依稀靈壁飛來間遠山疊束而不露其童僧  
磬□升而正愛其孤龜雁兩名巒隱躍左右而琵琶  
半遮不肯遽開其靨柴桑半坐煙靄封斷而邈若山  
河其間晴粧雨翠千變萬狀近棲而遠托旅遊而獨  
抱反扃而徧尋節遊而近之有不暱勇割而葉潤之  
以深其睠懷皇人風小年日不足樂浪人饑娛老乎  
頤山不衡寥水非江漢茅之屬不如北竹木之屬不  
如南垣有淋不能堊池有漏不能甃櫺檻有脫以敝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四

不能丹漆以經久遠伐楊而儿劓松而臺束艸而席  
縛繩而床瓢以椰壺以瓦筴以竹箭苧巾布冪蕭然  
乞寒園多山花梅梨李菊野樹香不之數而九里香  
迺特馥丹桂寶珠茶移植山上者如貴游子入野人  
道士羣友不韻哉花亦畦厄於木且石不暢畦畦亦  
花厄於貧且僻不異花□云爾迺移株輒活曾無橐  
駝種樹之方好鳥來巢豈有薛翁幻禽之巧□朋四  
海而飈集樵牧迂道□嘆游岸庵梵聲長塗人語嘹

嚙若在坐隅馴龍衍之蒼莽則瑤池讌而冠佩醉譁  
昆陽塵而鹿象怒角也肝雲十之靚邃則鐵船峰之  
石蓮雲水玉泉之洞室也選濤亭之雨之月之雪谷  
莊之水秋之筠夏雪郵之酒杯之劍映漁竇之蒲團  
石舫之垂楊松之野燒瀑之落暉之吐月破袖亭之  
冷雨酸風縮虹廬之抱棊篝讀近於禽慶蚤於向平  
切於宗炳雖儉不及贊皇之平泉而侈已過樂天之  
池上踈不至散稠不至整樸不至陋文不至纖劍俠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五

而其有嬋娟枯僧而有其灼爛湖海嶽山而有其一  
丘壑至乃風動茶槍難其鬪者棋間峽雨若或聞之  
水沉剝屑閩爐是不燼之灰綠韞攤經秦火出未燒  
之字或則休糧永日鍵戶詮亦有乘興騎驢下山  
乞食釣松簾而進雨則烏鼠亂其圖書挈王銚以居  
雲則狼豹馴於鷄大山有勝事則元霄之放燈脩禊  
之採蘭婦孺之鋤藥眷屬之飯藤花有勝景則紅子  
樹落葉堦松毛徑石蒲古溝霞叅曉灶不辨晴紅山

亂厨烟難分縷白每秋空晝靚枯藤落子迸打屋瓦  
疑於鬼兵更復掃春風而逸童塵響夜谷而默鳥虫  
桃花似女妖盈來二女之鬢醉葉漫山明滅看塞山  
之火是則武溪男女莫幻樓臺華山□駒徒游蟻蝶  
庶幾鄭谷真個廬山矣其有梧而□有蔬而圃有碾  
而玉以□有絕巘而平崗以彎弧以走馬或則力艱  
劇作而莫窮靈運之斤亦時憂畏驅馳而輒斷草堂  
之手興會不及標舉斯虛或有不名有不至也間者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六

圖爲卷素派以歌章耿懷袖而慰羈孤脫丹神□或  
果道山川粲白何殊煙掌之螺咲黛依然不異□□  
之巧移情送目卽是居人朗月清風便當良友誠□  
桃花未穩終扇風濤清福難消特生塗難則他時□  
鷄聲而思薄廟因晨風而懷遠人不旣傷乎嗟乎□  
臺之銅散其墨花綠野之石殘爲梁臼奈何以電蜃  
之呵而欲永海桑之玩况椎蓬闔子棗栗恒兒曾無  
名山洞室之懷足以觸其雲木念先之感而更望其

蒔花舊徑薙艸間堦不以難乎是以李衡枯樹室少  
居人叔夜新篁園無主者亦知浪山烟景百歲之內  
剪爲童巔而雪堂偶築于黃州愚溪亦標於西粵寓  
意寄情若鷺點汀沙霞鋪暮漢聽其聚則成文而散  
之烏有豈至于匡公五老定結斯廬靈運萬斤轟驚  
幽壑者乎况乃景陽鐘斷勾楯簫寒駿馬臺傾鬱葱  
孛戮其何有于茲園羸者曹對影婆娑尺堦其幸編  
身傭佃陶復爲居亦云溢量而習心未掃斧構如斯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七

不旣多與余家近衡峯泝流可達寧不欲訪王薛之  
高踪讀異書於响螻而虎豹嗥逕禪鍊他移未免桃  
片浸於汚溪石泥封其青髓蘿攀莫極杖履恫然更  
復肺病兼年而累絲難殺鹿門以繫勝具維艱比年  
裴几躬携蔣蒿自刈旣少姪兒之童子結伴羅浮口  
無哦際之鞭奴相依博奧是用不得不坐選家山瓢  
尋短水已非梅福求閒之意亦豈鑑湖許乞之恩聊  
寄君遊自商歲月而已園卽園丁出仍生客其可以

園焉者其可不必園焉者胡爲乎結行制而強遊人  
爲是沾沾者哉

無念禪師塔記

枸之煥 邑人

恭惟禪師宿斷鈍根早磨慧劍言語文字不立大心直取法王艱難險阻備常**揀**命始登覺路一掃三塗六道出之萬死一生正法眼方開老婆心復切未明如喪明如喪似有情癡一法總通萬法通更無理障成已以成物總此一成救世如救焚急於自救點化者十之一二惟鄧宗伯尤高足之徒許可者百不二二於家司馬有祝予之慟羅浮山客西有道人管各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十九

窺其一班竿更期於百尺西方有聖人出焉未能或之先也東七以我公歸兮更莫爲之後矣念不盡不佛何忍遄歸然有寄有還豈容久戀爰成寶塿用備藏舟當如來降誕之辰正浮圖合尖之日息形■息影脩然七尺之軀忘生未忘骸聊爾一抔之土瑯函半偈無煩開石槨之文舍利殊光不用借漆燈之焰嗚呼南山之銅猶有隙靈光之殿獨巋然不獨川嶽效靈抑亦神理綿遠況乎紹佛紹祖又自無滅無生

獅子潛聲林鳥猶然諦聽麒麟高臥野狐不敢浪眠  
此日雍門已不隕孟嘗之淚他年華表豈從興丁令  
之悲求大藥而駐朱顏只爭早暮置虛器而運虛想  
一視興亾決地得泉水豈專在於是高陵爲谷山同  
卷石之觀原非藉有涯以托無涯亦不假無字而疑  
有字第煥也聆木樨轉語所謂見而知之誌黃檗遺  
蹤庶有聞而起者嗚呼藏寸楮於無縫之鄉豈云譽  
墓殉隻履以太史之簡聊榜傳燈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

石洞道人佳城記

梅之煥

邑人

曾君諱鎮者別號石洞道人舊隸芹宮博士循匕長  
者等唾面於虛舟翼翼小心虞碎顛子隕葉寥落功  
名之夢一場蕉鹿驚殘辛酸兒女之緣幾度峽猿淒  
斷慕長齋之蘇晉雅愛逃禪希玩世之嗣宗聊以卒  
歲蓋鄉人之善者其葛天之民與向也再來雲無心  
而出岫老之將至水有時而回淵爰偕孺人某氏卽  
因石洞預□□城宛矣龐公龐婆居然同穀同穴使

今日常運死想庶他年翻作舊遊嗟乎雍門動荆棘  
之悲柳下嚴樵蘇之禁且躍馬終黃土牛山何必沾  
衣然寒鴉幾夕陽羊碣猶爲墮淚昔文靖不保五畝  
弔古者尚致慨於甘棠況北邙僅占一杯爲後者忍  
忘情于宿草無問或緇或素以至若雲若仍有如諛  
栝棬之思豈直媿挈瓶之守自昔謂仁人君子斯其  
主矣從今惟名山大川實式臨之何須錮北山之銅  
請試問鹵歸之履緌嶺鸞已去碧桃依舊春風遼陽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二一

鶴重來華表歸然明月特榜二章約法永爲千歲宗  
盟

書

戒子書

鄒來學 邑人

字寄妻男楊氏鄒瀚餘不及言自離家之後將及二載鄉市各處親憐朋輩人事之往來以及家務人口種作屋宇塘池樹木頭畜等項二兄家道安否澍海二子生理俱不知詳悉爾雖有家信一二次止開些須畧節豈想父在遠方時匕懷念以此一事觀之爾之平昔爲人苟且簡慢懶惰粗糲無狀可知其待父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二

母如此又不知相處內外親戚隣里何如每憂爾少讀書識見寡操歷淺至親至眷不知尊重小男小女不知撫字左隣右舍不知和睦年老之人不知恭敬貧難之人不知眷顧患難之人不知憐憫爲惡之人不知迴避爲善之人不知倣效有恩之人不知報本有冤之人不知洗雪與人飲酒不知深淺醉後之言無天無地無禮無法醒後諸事不知與人交錢不知仗義和好之時如兄如弟如膠如漆一文相競諸□

不顧鄉間往來常乘驟馬見人不知下地大帽長口  
驕傲放肆作揖不知低頭識者莫不耻笑誰肯勸戒  
說爾好者欣然而喜春風滿面說爾歹者勃然作色  
怒氣滿懷至若起家不知要節儉耕作不知要辛勤  
畜養不知要水草樹木不知要栽種子弟要教訓屋  
宇要打掃內外要防閑出入要謹慎夜晚防盜賊豐  
年防旱乾有日防無日用人要飽煖待下要恩愛我  
憂爾之不能爲人不止此數者聊說其大畧爾書每

說牛死比之常人家一牛使數載而不傷者何也蓋  
因心痛此牛牧養得法水草依時爾書又說無本錢  
比之別人家一般納錢糧趕人情又當相應人夫凡  
事量入爲出千思萬想要知何者爲起家之計何者  
可以納錢糧何者可以備荒旱務要長遠莫顧眼前  
我每想自己仕途數年間必有深過以致禍惡上及  
先母下及溥兒自朝至夕惶懼省責又慚薄德非材  
勞數次之章奏遭幾番之薦拔誠恐有負朝廷之委

托寧又肯貪汙以辱名節貽後患於子孫乎況因守  
□三年爲家室之累徃匕作事不守本分致人嗟怨  
蒙恩宥之後爾當洗心滌慮改過遷善愈謙愈卑更  
讓更和平昔之仇隙者今則待之如芝蘭昔時之搆  
怨者今則待之如骨肉事匕守己件匕安分官府一  
跡不至外事一毫不爲廣結人情溥敬鄉里貧淡乃  
安樂之本清閒是享福之源人家有長短不要偷寒  
而送暖鄉里有過惡不要面是而背非隨步而行全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四

憑方寸不必東思西想不論爾強我弱看破事情富  
貴浮華皆爲外物有命所拘思之思之慎之慎之盡  
心以守之勿以予言而輕易之二兄不知來否早晚  
慇懃孝順周先生在家或一月或二月常去拜問每  
事一一請正而行當以父事之我自幼而長死生患  
難之交止一二而已你母親好生將息來年必有此  
行鄒淪八月未定起程溥兒喪事可停於西畝北邊  
橫屋內蛄匕看下地整理灰磚一到就不久安葬於

後山高阜處或樊橋左右其餘皆不盡言瀾回再有計議鄒紀兄弟胡仲亨等不知比常用心何如便中一一寫來大姐常匕去看諸親尊長亦常看諸公俱致意後另書奉

後學屈振奇曰觀人不如其所勉而於其所立讀公此書皆家常瑣細之不言而公存心之忠謹身之勤險與夫居官之靖其正直俱可知矣予童時即見有刊公此書傳世者今幸承乏公里得悉公時行實又見其子孫十□□翩翩爲西陵望族不亦宜

與周柳塘

梅國楨 邑人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五

前在黃安聞楚侗先生瞑眩之論真有味乎其言以惟人生大造最宜大省悟大憤悱方大長進若不肖者行多跣跣譽乏長厚亦旣迭宕而憤悱矣而世情俗見斷割未能近日以來動違清議夫木無不罅隙之蠹人無不間隙之尤諸所加於不肖者皆實匕有之而又側大會發高論不肖之顏厚矣自今以往閉門自訟如前所云瞑眩之藥更新其耳目重易肺腸以求信於朋友若復優游歲月以人言爲不足惜是

竊儒名以文叵奸結善類以延虛譽徒以未識者而  
堅僞行反以阻向善之心不肖曾以此爲耻而躬自  
蹈之可勝痛哉可勝痛哉惟門下察於衆口之外論  
其虛實而時賜藥石焉斯回生之力也若下愚終不  
可移清議終不可追不肖非朝市之鄙夫而山澤之  
癯耳寧復與有道者相接哉言語激切幸其亮察

與萬兆

梅國楨

邑人

里中人來傳云家父有書與足下會逢足下之不若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六

而裂其書抵之地且與使人手相格也以理度之必  
無此事而足下包藏盛意則知之久矣足下之所欲  
者吾土地也土地小故而寒家又懦弱可狎視者何  
足以煩爪牙之利而試毒螫之威哉况人各有所寶  
以詒子孫不相悖也鴟得腐鼠見鵷鷖而赫之則甚  
惑矣寒家日孳匕以禮義忠信詒其子孫而惟恐其  
不足足下日孳匕以土田宮室財賄詒其子孫亦惟  
□其不足今足下金帛足以饗士堂可建三丈旗而

息壤千畝則古者一成之賦也足下所不足者非土地亦明矣奈何一觸於目輒張吻而嚮之本田雖寒家故業所當世守者然足下以得地爲實寒家以退讓爲寶各得其寶以聽天命而詒子孫豈不兩全而足下必爲是華匕者必如何而後快哉人謂足下見邑侯有所督過於寒家故因而爲此使寒家不敢言而足下又因以取媚而幸免於三尺之外是足下之智不若葵矣何也邑侯之於寒家不過以其不能將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七

順故薄示懲創耳足下於乎且幾希之時試一反思其所以日積月累以成此大名者雖足下能一一自數之乎其不能自數而汗出毛竦不病而僭未寒而慄者皆在人耳目而上之人所稔聞者也彼邑侯者固吾道中之君子而易事難悅者一旦別其薰蕕而謂足下之藉此以行險徼倖也吾恐爲幕上燕矣今爲足下計宜亟反心易慮將數十年秘謀毫髮不掛於心而少知人世之有所謂理法者雖杯水車薪勢

不相敵而齋戒沐浴以事上帝庶幾有矜而免之者而又親師友以教其子弟使知大易用譽之義若纍十二棋而履春冰所謂逆耶而順守之卽足下之士田宮室財賄或有能保之者若恃一時之詐力而欲爲後世之計旣得人之故業而又重傷其孝子慈孫之心自古及今或有能善其終者特區匕寡昧未之見且聞耳語曰爲善尚未蒙福爲惡將欲何求政謂令日在足下勉之而已近見西方大士視一切皆爲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八

泡影獨於墮惡道者尤有濟拔之心焉故不敢以何擇爲解而忘某藥石幸足下範我馳驅毋使他日嘆曰悔不用梅君之言則足下家門之福也

與某公

梅國楨

邑人

世上最艱苦事都任在自己擔當無一毫退悔心是大豪傑世上最便宜事儘讓與別人受用無一毫羨慕心是大豪傑人忌害我不與計較常人能之我有恩於人而人忌害我不與計較非有大識見者不能

也人之好趨承者非但識趣落在一邊亦是一種才無是才而效其所爲徒自取愧悔也一生便擡頭不起矣即如先輩中有居官居鄉俱負重望只因容易作書爲人所輕謾聲望大損其心本是從原但欠慎重耳可見凡事不可不慎也

與某糧儲

敝邑連歲大祲去年尤甚十室九空道殣相望奔走百里外採蕨爲食食多輒病且死麻屑豆餅平時以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廿九

養猪畜者得之不啻芻豢間有擔石之儲則羣起而奪之有相殺者豈不畏王法迫不得已也私家之藏旣盡官廩所積不多轉輸失策告糴無門人心洵匕非轉徙四方則聚而爲盜耳幸賴兩臺老公祖題准十五年南糧改折十六年漕糧免十分之三行文到縣一時聞者莫不鼓舞稱慶庶幾再生此米見在水次未經起解但恐口里無知乘時射利妄將前采花川販賣則上意成虛下民矣望如入口之食忽成畫

餅嗷嗷之民若擠之壑雖欲賑之將無及矣乞嚴加禁諭有罔例納完折色者卽以本色給領計二次可得冰六十餘石兼以積穀發賑不三月卽接麥秋民知利而不害皆懷樂上重犯法不惟達主恩明職守而數百萬生齒之命皆仁臺之所造也伏乞留神地方幸甚世道幸甚

秦舜峰開府救荒書

悔國楨

邑人

季冬寓會城初不敢以賤名姓唐突閩人乃臺下以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卅

屬吏之舊隆禮先之言及地方旱傷真若痼瘵在身虛懷下問彼時以臺下持在大體不宜以瑣屑聞也及返敝廬時值元日墟里無烟行路稀少自是以來城市之間道殣相望附郭之近公行剽劫則僻遠之地又不待言不圖全盛之時見此蕭條之狀自古救荒惟蠲與賑今經費有定數帑藏無積貯緩且不可誰能議蠲若賑則欲取之本縣而倉庫空矣欲申請轉發而司府空矣欲勸借富室而閭閻空矣更兩月

始及麥秋口腹之人朝不及夕其何能待耕牛盡歸屠肆穀種望之遠方而春來無雨池堰俱涸卽力能辦者亦不敢議及牛種恐如往年以重價棄之無用之地也將來之事又不可知爲今之計必不能出一竒以利民惟去其所以害之者使自爲計而已如通道路以便灌輸安商賈以通泉貨截渠魁以息盜賊寬脅從以省搔擾皆去其害民者而民自利矣本地旣無儲蓄則轉輸全賴他方而道路之間劫奪爲患

雖粟如丘山不敢望也捕盜員役有能設保甲嚴緝捕而不時以身察之則道路通而糧自集矣然糧雖集而無所取價也勢必貸之當舖而時事之爲當舖害者非一事也讌會則取什物餽送則取金幣卽酬其直不過十之二三而寸之不理者固多也每獲盜賊則駕言起贓應捕人役混將他人當票一槩混取則凌轢騙害無所不至利小害大彼何樂而爲此乎惟禁所以害當舖者則泉貨通而小民有賴矣至於

凶荒之時盜賊易起或以爲迫於饑寒曲爲寬縱或以爲漸不可長一槩誅 是二者皆過也縱一眞盜則害及良善聽其牽連則濫及無辜故眞盜議死甚者梟示則法嚴而人不敢犯餘黨不問俟其再犯則情通而人不見擾凡此數者皆老生常談人所厭聞然謀及老成詢之父老皆以爲救時之急無要於此矣或以爲此有司之事不宜聞之上臺然各有分地則兼制之爲難未奉明文則專擅之爲慮臺下酌其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三二

可否明布教令則虛文塞責所從來久矣向承虛問敢布其愚惟特則省覽而不罪其狂無任皇恐瞻望之至

與劉邑口

梅國楨 邑人

不孝不欲令一人擅入衙門通邑所知昨因吳可通事細訪乃知有李夢麟梅可託不知嫡名併可通三人常匕假借本家名目可通恐其不信又假其一詞以實之事雖實而人則非不孝素不以一字入公門

卽有詞豈不令家人親去而使他人代也蓋不孝自  
叨鄉書至今三十六年矣院道公祖屢疎通問况敢  
有一字一人有所干謁鄉里平民以此相信相許今  
老矣肯毫忽苟爲舉生平負盡乎聞可通悖傲異常  
須枷號始足示警此輩刁頑朴責非所懼也回遣家  
僮完納鞭銀併白鄙心種乚之懷容遲日面悉

與文明府

梅國楨 邑人

某聞造就之恩等于生成知己之感深于骨肉寒家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三十三

數年以來門祚衰否家父匏繫于丘園某也蓬轉于  
天涯諸弟株守于估僴百歲祖母甘旨不充而齟齬  
之事且時乚有之自明公下車始得安枕矣而弟樓  
弟森俱蒙國士之遇國楹國 小壻劉承緒皆與進  
入學今樓森得溷賢書何一非造就所及天地高厚  
之恩將何爲報卽欲啣結末繇而已敝邑士風漸不  
如前一假詞色則家族家人便得憑藉恣睢冒犯殆  
不可言寒族人雖知守法而人衆難齊家人又易隨

風而靡惟望一以法繩之使寒家父子兄弟不至獲  
罪名教不致取怨鄉人則明公之賜不但生成已也

與表兄劉太凝館師

梅之煥

邑人

秀才時聞瀛洲如仙庶常時見館師如神兄今仙且  
神矣豈屑下問人問猥事視一切賈豎爭言正白樂  
天所謂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微塵裏鬪蝸牛但五濁  
惡世不平事多不得不借平章軍國者一平之似又  
不得槩爲厭棄也聞兄爲里中無罪之士多方噓植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卅四

於首輔之前此無與弟事而弟却切骨感服世間若  
無此一種天日不在天上矣海內名鉅咸以弟之不  
辯謬加稱譽以爲有得於犯而不較之道夫長厚何  
必居直欲浮薄少年少醒沉迷知 神明聖土之不  
可欺大家從實處過庶於事不至決裂耳司空歸聞  
先生日益好匕俵傷於虎口而事之惟謹始而畏之  
久而與之俱化但不知中山狼何以報德也平章得  
不平此公案□一洗雲翳而俱見天日乎此等鄙猥

語極知可厭不應上瀆天際真人然無刹不現身無處不濟度此神之所以神仙之所以仙也若自了漢則世尊所欲打斷脚脛者去司空幾何哉

與唐撫臺

梅之煥

邑人

黃麻當危急存亡之秋鄧元戎忽領大兵至億萬生靈始有再生之望敝邑仗祖臺福庇伏兵屢獲奸細內應不敢竊發渠魁稍有戒心暫退以俟我懈意實未嘗一刻忘黃麻也二月廿五六夜連獲奸細于城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卅五

外皆供俟三枝齊到必入麻城過夏江扎之寇破鳳穎等處者被彼處堵截皆從光羅入黃麻前次之從麻城西馳者仍在德安隨州一帶耽匕虎視不盡楚屬不已也已破之處不留亦不再往陵寢可慮者全在承天鳳陽則非其所戀且各處大兵雲集鳳陽矣鄧元戎若自討便宜只令走無賊之處今偏守賊入之衝此其忠肝義膽不亦今人所難哉昨在羅山破賊親自衝鋒斬獲無算何其男也凡被賊擄者悉給

帖放歸不以充斬獲之數婦女之有父母夫家者皆令送還何其仁也各兵所獲之財物仍盡賞本兵以作其氣何其廉也紀律嚴明在敝邑秋毫無犯市易不奪何其嚴也生等閱將帥多矣自未有如此超乘絕塵者賊之耳目甚長鄧元戎今日去賊明日卽復來從黃麻而蠶食席捲承天陵寢大可寒心伏乞祖臺會同直指公祖照原部文檄發糧餉俾暫駐黃麻等處仍合疏題請借重鎮楚得以聞警卽隨處追勦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卅六

庶三楚不至駢首入虎口也生等卽有公揭到部然必祖臺會題而後於事體更便時危情急不暇擇音統惟慈照

與洪制臺

梅之煥

邑人

憶昨西郵叨沾蔭庇年來荏苒風塵缺焉聞問乃仰止之懷則非雲泥所能隔也適有大幸敝楚亦在德星垂照之中三戶驚魂咸有起色不肖二天之慶又可知已賊所殘破之處不久戀亦不再往江北諸賊

皆分道入楚敝邑則其門戶也耽匕敝邑非一日矣以備禦有素頃又每伏鄉兵擒其奸細內應絕而勢少緩然意未嘗頃刻忘也本月內破鳳陽等處者皆從羅山分三股入敝邑焚殺之慘視二月更甚焉前從敝邑往德安等處者又厚集而圖大逞敝邑之危不止累卵幸鄧帥大兵恰至賊聞而始退舍避之忽接部文又令舍黃麻而赴鳳陽矣明知賊不在鳳陽而不得不奉行唯謹鄧去賊必復來敝邑如有失則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卅七

門戶壞而席卷長驅承天陵寢大可寒心二月初三辰刻賊過敝邑城下爲先聲所奪不敢攻然各村鎮屠戮之慘尚不忍聞則被破之郡邑又當如何凡賊到之處逆奴慣盜及遊手遊食之徒從者如市良民無不呼千歲問呼萬歲其輜重之多供奉之侈皆未可名狀似此光景撫之一字已無望矣惡貫滿盈勢極必返正天道神明藉手於祖臺之靈以彰天討之日也然勦亦何容易言也勦此則逃之彼勦彼則又

逃之此分勦則兵力單合勦則岐路雜我兵集而彼  
徻遁我兵撤而彼復來擾乚何日而已耶况救援於  
已破之處諺所謂賊過安弓且弓盡安於已破之處  
而虛其未破者以俟其來是祇爲賊開方便之門也  
敝邑輿情欲借鄧帥鎮楚而仍部其所統之兵如賊  
從楚入豫則楚躡其後而豫擊其前從吳入楚則楚  
遮其前而吳踣其尾兩下夾攻庶不正驅之出境而  
以隣國爲壑也鄧帥紀律嚴明調度有法軍士在城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卅八

寂若無人賊至界嶺聞名宵遁敝邑甚德之而欲依  
爲命敢向祖臺直陳之百萬生靈所繫呼籲俱殷然  
爲敝邑圖瓦全正爲陵寢門戶求萬全也不嫌草野  
仰瀆雲霄恃高義必有以鑑原之臨穎曷任主臣

復張邑侯年丈

時舉劉太凝後太凝為張公子

梅之煥

待金馬而避世殊愧歲星焚銀魚以還山幸依化日  
願爲小相每慚伊朱博之音持助正人忽示我霍光  
之傳惟自任天下之重也故樂得英才而教之淹貫  
古今不數太平半部並優仕學何假南面百城宰相  
用讀書人亦知不學之無術秀才以天下任是必有  
志者竟成救時相豈易言哉同年情何可當也惟年  
臺壽國壽民興作人之愷弟裁下子亦狂亦簡獲卒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卅九

歲之優游

晏張邑侯

□之煥

邑人

二月維中三陽正少晴郊日麗□□□清陰紫陌  
風柔麥葉平分細浪試問韶光幾許恰輕煖輕寒還  
詢樂事如何堪一遊一豫團南橋墅色聽北斗履聲  
賒來兩岸鶯花真成兩部喚醒一簾風月不用一錢  
露冕行春攀轅卜夜觴曲池而泛月不爭上巳之芳  
辰訪石塔於摩雲猶識咸平之故事酒嘗新熟花看

半開君子之至於斯賢者而後樂此已射擁簪企  
切驅車

跋

跋無念卷

梅國楨

邑人

常珍上人以此卷示予匕讀之再過其中有可喜有  
可疑有可論王士琦者余快友九年別矣不知坐進  
此道也一可喜有無念出吾里中二可喜卓吾告近  
溪先生文如哭如笑若飛若舞叙其平生出處襟度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十

如畫三可喜中有書云周元孚人品甚高但似於詞  
章勲業氣節着脚意頗少之於詞章勲業氣節着脚  
卽不可捨詞章勲業氣節飲食男女之外於何處覓  
佛耶此可疑卓師■近溪文謂其無與傳衣鉢者爲  
惜死夫近溪誠宜惜死特不宜爲無傳衣鉢者惜耳  
衣鉢之不傳豈盡人過孔子及門之士三千人最當  
意者莫如顏子其次曾子顏子死曰天喪予伯牛亡  
但曰命矣夫諸弟子不以爲偏一旦獨呼曾子之名

而授之以道餘皆不與焉諸弟子不以爲私見一互鄉童子任一闕黨童子人有後言矣藉令以互鄉之恭謙闕黨之慤勤而侈其得朋列之高足子路必自攝之蓋孔子胸次最虛目力極高擇人甚精而教之甚當其材當時能游大人以重其師者莫如子貢與季孫暉而彌子親者莫如冉有季路彼方皇匕焉得君而仕曾不若簞食瓢飲與夫衣不蔽肘之寒士是以亦傾心向之而卒得其力近溪先生以法本平等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一

不擇人故其弊至此不知擇人所以爲平等也猶幸其出於無意不至拂人之性故其弊亦止此而已卓師他日有言不肖者入會則賢者必不來雖近溪亦未免此累■未須以此足之近溪將爽然自失肯惜死耶此其可論者

書卓吾和尚塔

梅國楨

邑人

塔在龍潭湖之陽卓吾先生自剏以爲他日藏蛻地也屋成托余壻劉承榮以署書屬余卓吾本知余不

善書乃漫屬之而余亦以漫應之意各有在也夫卓  
■姓李名戴贄字宏甫官姚安太守今名其藏不以  
姓氏不以官閥而稱和尚從佛名也卽百歲後當廣  
封樹稱姚安守而正以塔屋從佛教也屋之上爲寺  
前塑佛像甃以磚石加堊焉卓吾之愛其身可謂至  
■余竊怪世人之愛其身者必享富厚之樂有妻子  
之奉以快意生前而後爲生後計卓吾捐家室守枯  
敖厭甘毳就惡■且精潔其藏而又不比於牛眠馬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二  
鬣之習尚也卓吾可以尋常比擬乎余亦不知所爲  
書矣

詩

萬松亭詩 有引

宋蘇軾 眉山

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詩

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三

岐亭五首 并叙

蘇軾 眉山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非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匕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

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量移  
汝州自江淮徂雜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  
江迺復用前韻通爲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烟火濕  
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憇  
拊掌動鄰里遶村捉鵝鴨房櫛鏘噐聲蔬果照巾冪  
久聞萋蒿美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黃磨刀削熊白  
須與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匕銅餅泣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四

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  
朝來坐菴中惟見峰巒集

其二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  
剗腸彼交病過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溫相勸此最急  
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冪  
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杓赤琉璃載蒸豚中有人乳白  
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戊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

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一年如一□□匕遭惡客  
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其三

君家蜂作窠歲匕添添汁我身牛穿鼻卷哀莫相濕  
二年三過君此行眞待匕愛君似劇孟叩然未爲忌  
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酒映疎冪  
爲我取黃封親折官□赤仍須煩素手自泛萬頃白  
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幘閉門弄添丁談用兒女泣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十五

西方正苦戰誰補將□缺披圖見八陣合戶謝衆客  
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召集

其四

軾

酸酒如羹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見雞黍窄  
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辭奴飯白  
西鄰推甕盎醉倒豬與鴨君家大如掌破  
何從得此酒冷面姤君赤定應好事人千我酒盃中  
爲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逾垣臥徃一生同

□□亦笑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眞過客  
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

其五

枯松強鑽膏枯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遇相舌聊自濕  
不知我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門知緩急  
願爲穿雲鶻莫作將雛鴨我行及朱夏煮霧輕冪匕  
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點葉家白  
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幘行將出苦語不笑雜哝泣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十六

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閑散更主客  
空堂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陳季常見過

詩三首今錄其二

蘇

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輒館我□酒但飲濕  
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眼青□網日夜急

其二

屋無遮冪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風江邊千樹柳□石供李白  
此行非遠別此事故無窮□願長如此□想春甕泣

道觀山白水崖

已亥携清來明後

吳季堅

拂衣歸去來西山有嘉遯林花紅紫雜尊酒清濁渾  
挈携欵琳宮抖擻擺塵盆清明雨新霽山色逾秀潤

龜峯詩

程南金

休寧

萬峰匕色一峰前上天下天雲茫然佛磬數聲落空  
寂松花五月飛寒烟江晴欲辨鸚鵡草日暮恐來瀟  
湘仙夜半呼龍伴清骨短衣聊對石牀眠

夏日龍湖

李

贄溫陵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七

暑在人還倦竹深風自涼茶來頻我酌酒到與君嘗  
徒倚窺馴鹿聞呼過短墻沉吟秋日近容易得相將  
又中秋劉近城携酒龍湖

舉網澄潭下凭欄看得魚誰將從事酒一問子雲廬  
水白沙鷗淨天空木葉疎中秋今夜月爾我獨躊躇

湖中春望

劉

諧邑人

峭寒初放草痕齊依約來時路不迷月落曉雲猶繞  
岫泉飛春雨欲平堤鸞篋□笑憐新製雁字含嗔擲

舊題誰解暗魂消未得年□多在裡湖西

麻姑洞

周應曦 邑人

繫馬攀崖尋洞口野花叢竹亦荒涼潺湲王液下幽  
壑迢遞藤蘿穿石牀烟繞翠微疑羽服風敲黃葉想  
鳴璫可憐書信寂寥久空有玉壺仙醞香

過周子竹莊

劉侗 邑人

長年官道輪蹄側結得園林向此藏歲儉不妨收橡  
栗客來偶爾著冠裳竹光太邃苔升屋花緒無端蔓

麻城縣志

卷之十

四八

過墻門外况臨沙十里暮應疑月曉疑霜

初夏東山書屋

周禮 邑人

松杉換新裳乃在夏之候結屋四無隣涼風沁石竇  
樹淨雨初浴濕雲墮峯右入顧綠茸上千山萬山秀  
攤書延古人茅破不知漏有時發清謠適我良非謬

同劉同人和道觀山石上韻

周 邑人

□淙鳴壑秋丘中日月遯挈瓢下瓦亭飲水不飲渾  
清響寄山客白雲知秦壑□聽泉夜心濯月瀨芳潤

役同翠植劉貞和韻

□子有小阮遲我□秋□紫蟹盤殮充黃蝶菊叢渾  
□石匕可讀汝力剔其盆帶水看筆法千年學淹潤

春暮眺柏子塔

宋祖法 銅水

羣山開氣象表匕立千尋不識亭松路猶瞻剝柏林  
有心來日午無影問秋陰石上徘徊冬飛花一寸□

五言古

初至江夏諸子過訪

梅國楨 邑人

風吹布帆裂倒捲大江流沿迴青山磯忽見黃鶴樓  
諸子寒相慰一尊夜未休且勿言名姓吾今倦應酬

七言古

壽穆侯

梅國楨 邑人

西風萬里海天秋弦洲仙子御風游青蛇原自豐城  
劍黃鶴飛來江漢樓匕頭玉笛正悠揚劍氣凌空五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十

色光坐令白日星河近不獨中宵魍魎藏朗然吹罷  
月華高今古乾坤一羽毛澤叟浪聞三洗髓曼倩空  
傳千歲桃芙蓉十二常似春鳥媚花嬌處匕新丹成  
好向九天上散作春光滿八垠

輓熊烈女

梅國楨 邑人

楨也神遊廣漠野眼中有泪不易灑誰家有女節獨  
苦驚看不覺泪如雨百年恩愛在結盟結盟爲重恩  
愛輕一朝夫婿不可活□□可許股可割匕股事夫

卽以身肯令夫死別從人□□齧土匕欲摧天地爲  
我收塵埃以頭觸棺匕欲裂棺上殷匕頭上血匕汚  
麻繩還自縊其如親戚紛相衛便生只是灰中燼可  
憐對面不相信曉來含泪若爲粧起向阿姑與爺孃  
我今從爾勿復憂但令獨處守卽休回身闔戶聲吼  
吼天地反覆山川走又如雷電礮碎風雨駛破門已  
作觸柱死自古豈無臣之忠高牙大纛金門通又豈  
無婦之節合懽雙帶同心結豈如女未入夫門生死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一

尋常由一言首陽之薇空復青汨羅千載流濁涇倏  
忽綱常標閬闕頓令山水生顏色男兒擽此七尺軀  
龍逢比干俱丈夫仰天血泪墮肝膽一滴能教滄海  
□

送丘謙之守保寧

梅國楨 邑人

一夕涼風生吹斷都門柳送君不能別惆悵對尊酒  
□得讀書城西邊我正重髻君少年奇毛健翮俱神  
□可以萬里同翩匕豈意風雲隔榆枋我爲鵬晏君

鳳皇浮沉遠近隔所向一□千里永相望我來上書  
不得意君亦遠自潮陽至燕市同爲慷慨歌巴江又  
攬澄清轡濃陰滿覆巴江路是君手種甘棠廂父老  
來看舊使君重聽兒童歌五袴人生事業須及時四  
十專城亦不遲功名到手好自愛予髮種匕何能爲

五言律

感懷十首

與康權趙徽士南師仲

梅國楨

邑人

薄俗不可問吾將還舊廬誰知肝膽在但覺鬢毛疎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二

野老從爭席王門莫曳裾繇來彈鋏意不是歎無魚

其二

故國花開後天涯柳放初可憐千里客不見八行書  
莫倚遭龍睡還須混狗屠當年班定遠投筆意何如

其三

久客拂青萍相看眼自明一從然誥後便覺死生輕  
細雨迷山苑浮雲擁帝京何來二三子差足慰平生

其四

誰信羈栖日還如行路難□花翻作恨對酒強爲歡  
隣舍無分燭兒童有逐丸何如山徑裏偃蹇竹皮冠

其五

一望江天色蘼蕪幾度新吟來終憶越裘敝莫干秦  
短髮愁中世浮踪夢裏身此生難自料何況眼前人

其六

歸去亦不惡關門愁合繻壯心空自賞骨相未應殊  
歲月淹詞客風塵泥酒徒不知廊廟上曾有起江湖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三

其七

長安春色好一度一長嗟翻厭人間世休論夢裏花  
有身堪借客無地可爲家因憶蒙園吏吾生信有涯

其八

傲骨難諧俗人情已自知久居鄰里熟三逐故交疑  
搖落悲花片攀畱倩柳絲升沉今莫問未及□棺時

其九

故國草萋匕王孫路欲迷□從□□發鳥□□□□

待詔非金馬全神或木鷄□□□共隱□□□□□

其十

楊花風自急未比客愁多世事看如此吾生將若何  
別來疑白璧歸去愧青蘿莫是荆高侶相逢得和歌

七言律

寄友人

梅國楨邑人

蕭蕭驪馬又黃州太史何如惜壯游孤鶴再橫赤壁  
槩昔人重到竹居樓風吹古道征衫薄雲捲長空月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四

影流別後相思立江渚白蘋紅蓼滿汀洲

送文明府

蜀人

梅國楨邑人

星輶去匕度秋風楚水巴江道路通自是南行須召  
伯故從西蜀借文翁春回白雪鳴琴裏雨過青山□  
笏中父老只今看擊壤不妨遊子獨飄蓬

丘謙之園亭

七言

梅國楨邑人

小苑斜連驛道傍酒旗歌吹遶重陽科頭盡日無迎  
送醉踏飛花溪水長

送趙芝□明府入覲三首

何處離樽慘暫留  
城邊新月竹邊樓  
橋垂霜柳寒猶綠  
河帶冰斯不流  
鳴鳳正朝三殿日  
飛鳥還繞一枝秋  
誰言別後長安遠  
夜匕分明望斗牛

其二

百詠山城口作碑  
御屏名姓久相知  
獨憐鳧舄追隨處  
忽是驪歌淒斷時  
楚纊冬溫懷愛日  
漢宮春曉冷南枝  
青蒲此去條封事  
言事惟無一字欺

麻城縣志

卷之十

五五

其三

枯苑年來世態新  
巫咸無夢到湘濱  
灰寒安國人猶溺  
律煖鄒陽谷自春  
敢謂九淵重見日  
但知千載不成塵  
星辰曳履回天處  
莫許南箕近紫宸